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高史卷七十五 六

郎中臣丁雲錦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尚史卷七十五

列傳五十三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秦諸臣傳

李斯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

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于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詬莫大于卑賤而悲莫甚于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于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

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強相

 李斯

聚約從雖有黄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隂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説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劒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㑹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于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東得百里奚于

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孫支于晉此五者不產于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

觀之客何負于秦哉向使四君郤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馬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于

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于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于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索隱昭作韶）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

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郤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郤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于秦可寶者多士不產于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

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

師古而能常久者非所聞也今臣青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説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幷有天下辯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敎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

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

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瑯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邱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

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輼輬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輙從輼輬車中可諸奏事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位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柰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

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與人制人與見制于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顧小而忘大

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贏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

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

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于心而詘于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髙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禄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

令斯得罪高曰葢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于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揺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為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為邱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

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于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于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祀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

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其賜劒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于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内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

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于陽周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

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邱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

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于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于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于杜財物入于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于世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

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宫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于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于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閒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于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

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于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羮飯土匭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瞉于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于會稽臣虜之勞不烈于此矣然則夫所貴于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

于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柰何李斯子由為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畧地過去弗能禁章邯已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禄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

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
制于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
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
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于天下之民
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
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
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
已則已貴而人賤以已徇人則已賤而人貴故徇人者

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為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于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

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陗塹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

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于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節倹仁義之人立于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于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于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

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掩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

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悦于是行督責益嚴税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積于市殺人衆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

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于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于大臣非所以示神明于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决于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

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備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候上間語君于是趙高侍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

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于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優俳之觀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于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

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期年遂刼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于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于庭即殺簡公于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于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刼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固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

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固賤人也無識于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于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

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于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于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為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于民利者禁故能

長久治安今行逆于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為宫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令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為佐吾必見冦至咸陽麋鹿游于朝也于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賔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

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鬭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强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尅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

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
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
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
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
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
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
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
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

高皆妄為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黄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輙决于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于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

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内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刼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子嬰即位

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官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史記

論曰始皇之崩也賜長子書書及璽皆在趙高所變易太子權實在高然不與丞相謀恐事不成是持衡而鎮者半亦在斯當是時也讜言嚴拒守之以死亟走咸陽

立太子顯誅謀亂者雖百高無如斯何計不出此而腰斬咸陽適敲厥辜爾

白起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其明年起為左更攻韓魏于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明年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

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後五年起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為南郡起遷為武安君起因取楚定巫黔中郡三十四年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于河中四十三年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

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絶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豹平原君勝計之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于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君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藺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

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奪西壘壁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趙為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

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刼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絶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絶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絶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絶王自之河内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絶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

將軍趙括出鋭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起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為二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

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于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邱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于是應侯言于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

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起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

史記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起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虚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于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起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

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起起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起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

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于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死于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人當作君章以雎稱王命故云大發軍人數倍于趙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强擊弱以衆擊寡乎起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

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心掠于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時韓僖侯立三年故稱孤）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鋭欲推以為鋒二軍爭便之利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鋭觸魏之不意魏軍自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

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于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甲兵以益其強增城濬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于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于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于會稽之時也以令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

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于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鋭以寇其後秦數不利起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起强起之曰君雖病强爲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于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起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于罪雖不行無罪不免于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

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于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國策

按武安雖于長平之役憤其中輟堅不應命然其論

楚趙之形勝負之數深得事理之實非如策士飾辭虛設以恫疑也

于是免起為士伍遷之陰密起病未能行居三月楚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起不得留咸陽中起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起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

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

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

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史記

尚史卷七十五

尚史卷七十六　　列傳五十四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秦諸臣傳

王翦　王賁　王離　李信附

王翦者東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為郡明年燕使荆軻為賊于

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秦使翦子王賁擊荆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于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于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于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

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于頻陽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弃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

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于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耶王翦果代李信擊

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于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

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幷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于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史記

蒙恬 附蒙毅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莊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伐韓取成臯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始皇二十三年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恬因家世

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于是渡河據陽山逶蛇而北暴師于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

通于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于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走琅邪道病使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邱崩秘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于胡亥欲立之又忌毅

法治之而不為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毅

于代前已囚恬于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荆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

相信而外使鬬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宫乘傳之代令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絶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為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為

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不明以是籍于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于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

人及于子孫積功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于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楚成王觀于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

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内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于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于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于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于上也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于天無過而死乎良久

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壍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絶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史記

論曰舉武安者穰侯也范睢羈旅扼冉吭而奪之若起者可以去矣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起也惡足以知此哉始皇親信唯蒙氏恬主外毅主内事宜無不關白者乃毅出使而始皇崩若假斯高緣隙爲亂謂非天乎

堆琴

堆琴者秦人爲中期初事武王武王與堆琴爭論不勝

王大怒堆琴徐行而去或為堆琴說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王因不罪昭王時王嘗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人孰與孟嘗芒卯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堆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圍趙于晋

陽决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于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秦策

頓弱 茅焦

頓弱者秦人也當秦王政時王欲見弱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王許之于是弱曰天下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挂耨之勢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鮮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

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王悖然而怒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于山東而掩于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弱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胷腹王資臣萬金而游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于秦即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弱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横横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游韓魏入其將相北游燕趙而殺李

牧齊入朝四國畢從頓弱之說也國策

茅焦者齊客也秦王政九年太后與嫪毐亂事覺夷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遂遷太后于雍明年茅蕉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史記

說苑始皇太后不謹幸郎嫪毐以為長信侯生兩子毐專國事益驕與左右貴臣博飲酒醉爭言而鬬瞋

目大叱曰吾皇帝之假父寠人子何敢與我亢所與闕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毐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毐敗皇帝乃取毐四肢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太后遷之萯陽宮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藜其脊肉闕四肢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耶茅焦曰然使者還白皇帝曰走往告之不見闕下積死

人邪使者問茅焦焦曰臣聞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鑊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名之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名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

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人所欲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萯陽宫有不孝之行從蒺藜于諫士有桀紂之治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向秦者臣竊恐秦亡為陛下危之所言畢乞行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手接之曰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為仲父爵之上卿立駕

自迎太后歸于咸陽太后大喜大置酒待茅焦及飲
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使妾母子復會皆茅君
之力也　按嫪毒事在秦幷天下前十六年說苑稱
皇帝又曰恐天下無向秦者自外謬然其文佳故具
録之
伯樂　九方臯附
伯樂善相馬穆公嘗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
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馬之

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𨄔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纆薪菜者有九方皐此其于馬非臣之下也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得之矣在沙邱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公不說名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皐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

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若臯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物 列子

醫緩 醫和

醫緩者秦人也當桓公時晉景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緩為之未至景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緩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景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醫和者

亦秦人也當景公時晉平公有疾求醫于秦公使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非由鬼神飲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平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言由遲而速由本而末以成中聲中聲成而罷退五降而樂遂息于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于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

氣降生五味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皆由陰陽風雨而生發為五色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徵為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淫生六疾淫過也滋味聲色過則生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五行之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寒過則為冷陽淫熱疾熱過則喘渴風為末疾末四肢風為緩急雨淫腹疾濕過為洩注晦淫惑疾晦夜也過寢則心惑亂明淫心疾明晝也慮過則心勞生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言陽淫則生內熱之疾晦淫則生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

武武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于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禄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武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于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穀久積則變為飛蟲名曰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武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左傳

優旃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于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于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于其中寇從

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于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冦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于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史記

秦諸公子傳　公子宏　小子慭　公子摯

公子宏穆公子康公母弟也小子慭亦穆公子穆公二十八年僖二十八年慭帥師及晉宋齊師敗楚師于城濮明

年憖會盟于翟泉左傳

公子縶字子顯亦羣公子為大夫事穆公晉之殺奚齊

卓子也請君于秦公告百里視及公孫枝曰夫晉國之

亂吾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以為朝夕之急百里

視曰君使縶也縶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竄謀知禮

可使敬不隊命微知可否君其使之乃使縶弔重耳于

翟重耳出見辭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縶退弔

夷吾于梁夷吾出見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于縶

且入河外列城五縶反致命于公公曰吾與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没為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没于利也縶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于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臣聞之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乃先置夷吾是為惠公國語

及戰于韓獲惠公大夫請以入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公不可許晉平惠公卒使縶納重耳縶及晉大夫盟

于郇（左傳）

公子鍼

公子鍼字伯車又曰后子桓公子景公母弟也景公二十九年（襄二十五年）秦晉為成（自韓之戰二國不平至今）晉韓起來涖盟鍼如晉涖盟明年鍼再如晉脩成初鍼有寵于桓公如二君于景公至景公三十六年（昭元年）其母曰弗去懼選（選數也數其罪而加戮也）夏五月鍼奔晉其車千乘鍼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一舍八乘雍絳相去千里用車八百乘）歸取酬

幣備九獻之儀始禮自齋其一致績送其八酬酒幣終事八反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换而還不徑至致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乘晉女叔齊問曰子之車盡于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

楚辭注秦伯有齧犬鍼欲請之秦伯不肯與鍼以百兩金易之而又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禄

齊告晉侯曰秦公子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鍼見趙武武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于寡君是以在此將

待嗣君武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武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于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武曰天乎對曰有焉武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武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鍼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是年冬楚弒郟敖公子干亦奔晉晉使鍼與子干齒（以年齒為高下而坐）鍼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鍼先來晉）

欲同于晉臣為主人故以子干為羈客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忌欲也言不欲羈客當誰欲我託諫辭欲以自別　左傳

鍼卒反國或卒于晉傳不載

論曰魯論曰不貳過不謂其知之難謂改之難也鍼以車多懼選違離本邦痛自降損旅復聽諸天可已乃千乘八反幣酬所適詡其富乎得罪有由矣張其侈乎自知其尤矣昭罪蹈尤誠胡取乎辛佾有言曰匹嫡耦國亂之本也然則誰實致之又可慨夫

公子他

高陵君 涇陽君附

公子他者（他一作池）秦公子也（系未詳）昭王九年魏齊韓攻秦之函谷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于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他而問焉王召公子他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

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他以三城講于三國三國之兵乃退昭王同母弟有高陵君涇陽君（名並未詳）涇陽君嘗質于齊魏冉專政時高陵涇陽並擅國事及范雎說昭王昭王懼乃出高陵走涇陽于關外（國策）

公子扶蘇　公子將閭

公子扶蘇者始皇長子也始皇三十五年以諸生為訞

言亂黔首阬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人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于上郡三十七年始皇出游至平原津而病乃為璽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發趙高與丞相斯詐立胡亥更為書賜扶蘇死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内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大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邉公子為將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

即自殺安知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公子將閭葢亦始皇子也二世即位行誅大臣及諸公子六公子戮死于杜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于内宫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賔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

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拔劒自殺史記

論曰或謂扶蘇不死秦未必亡是蓋不然秦毒深天下思共噬之扶蘇雖仁雖善御朽索馭六馬必無幸矣至其死與將閭皆無罪究同恭世子而其聲悲矣

秦夫人傳　魯姬子　穆姬

魯姬子寧公妾出子之母也史記

穆姬穆公夫人晉大子申生姊伯姬也晉獻公卒秦納惠公于晉穆姬屬賈君

獻公次姬　且曰盡納羣公子惠公入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及戰于韓秦獲惠公穆姬聞惠公將至以大子罃子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免音問喪服也　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而許晉平左傳

帝太后附

宣太后昭母　惠文后武母　華陽太后　夏太后莊襄母

宣太后楚女故號羋八子昭王之母也昭王即位羋八子號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薨

秦本紀昭王二年庶長壯與大臣公子為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　按此是惠文后後武王而死矣穰侯傳又云昭王即位誅季君之亂而逐武王后出之魏季君即庶長壯武王后即武王之妻非武王之母惠文后也紀或緣此而誤而存二說誤

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為政史記

昭王二十一年昭王欲為成陽君韓人求相韓魏韓魏弗聽宣太后為魏冉謂昭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于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翕其心乎王曰未也太后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為王用也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也宣太后愛魏醜夫四十二年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庸芮秦人為醜夫說太后曰死者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太后之神靈明知

死者之無知何以空以生所愛葬于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國策

華陽太后安國君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無子夏姬生子楚質于趙華陽夫人內呂不韋說請子楚于趙而子之安國君立是為孝文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國策

國策請子楚時孝文王已立

子楚為太子孝文王薨子楚立是為莊襄王以所養母

華陽后為華陽太后真母夏姬為夏太后始皇七年夏太后薨先是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别葬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史記

史記帝太后者邯鄲姬也絶好而善舞吕不韋取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説之因起為壽請之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

子楚亡歸秦趙欲殺夫人及子政夫人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子楚為太子趙奉夫人及子政歸秦子楚立為王夫人為王后子政立尊為太后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秦王益壯太后淫不止不韋恐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嫪毒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毒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不韋乃進嫪毒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

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絶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于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餘人秦王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于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遂遷太后于雍諸嫪毐舍人皆没其

家而遷之蜀十年齊人茅焦說秦王王乃迎太后于雍復居甘泉宮十九年太后薨諡為帝太后與莊襄王會葬茝陽

論曰華陽子子楚遂基帝業不韋固釣奇亦以天假之乎趙姬事策無之豈國諱牆茨而然耶史遷必有所本然穢私冥行不以無徵而實之僅附見焉

秦列女傳　百里奚妻

澣婦百里奚之故妻也百里奚為秦相堂上樂作所賃

澣婦自言知音呼之搏髀援琴而歌者三其一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别時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為其二曰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臨當别時烹乳雞今適富貴忘我為其三曰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死葬南谿墳以瓦覆以柴舂黃粱搤伏雌西入秦五羖皮今日富貴捐我為問之乃其故妻還為夫婦風俗通今本無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尚史卷七十七至七十九

給事中臣劉芬覆勘

尚史卷七十七　　列傳五十五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說客傳

蘇秦　蘇代　蘇厲附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

索隱秦字季子葢蘇忿生之後己姓國策作雒陽軒里人

東事師于齊而習之于鬼谷先生出游數歲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史記

乃之趙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蘇某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篋羸縢負書擔橐觸塵埃蒙霜露越河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于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事兌盡知之矣蘇秦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秦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

人田中傍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鬬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氾濫無所止臣竊以為土梗勝也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于天下危于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秦出李兌舍人謂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

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秦秦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黄金百鎰蘇秦得以為用西入于秦秦孝公卒蘇秦始將連横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狐貉駿馬之用南有巫山

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効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伐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

神農伐補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寛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㨾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于外義强于内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詘敵國制海内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惛于教亂于

治迷于言惑于語沈于辯溺于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
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黄金百斤
盡資用乏絶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
面目黧黒狀有媿色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為炊父母
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
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
得太公隂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
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

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朞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

按史記以說秦之前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秦慙乃閉室誦周書陰符朞年以出揣摩與策異蓋史誤也

乃東之趙奉陽君趙肅侯弟公子成甚不取于蘇秦蘇秦入燕李兌為蘇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令君之齊謂以燕合齊非趙之利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

于齊曰夫制燕者蘇子也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于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于齊也奉陽君曰善乃使使與蘇秦結交奉陽君死蘇秦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于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士無敢盡忠于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

愚忠為大王計莫如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于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絶人之交願大王慎無出于口也請別白黑國策作請屏左右今從史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氊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

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効實五霸之所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于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

必戰于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于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傅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于趙矣此

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地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强弱内度其士卒之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見于胸中矣豈掩于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國并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于秦夫

破人之與破于人也臣人之與臣于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王決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强兵之計臣得陳忠于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儐畔秦令天下

之將相相與會于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

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絶食道趙涉河漳燕

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絶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

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絶其後韓守成皐魏

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

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

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

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

儐秦秦必不敢出兵于函谷關以害山東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蒞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為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國策

按史記封蘇秦武安君在說六國後

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于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兵之至趙也

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 史記

于是乃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棗栗之實足食于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以趙之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

以不犯難也且秦之攻燕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于東垣矣渡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于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于百里之内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于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寡人國小西廹彊秦促近齊趙君幸教詔

之合從以安燕國敬以國從于是齋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說韓昭侯史記作宣惠王誤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强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谿子國名地名又谿子陽阬名少府所造時力距來時力作之得時距來勁足以距來敵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揜心韓之劍戟皆出于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淮南子墨陽之莫邪合伯史記作合膊地鈇鄧師鄧國有工鑄劍宛馮宛人于馮池鑄劍龍淵太阿

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雁當敵即斬堅甲盾鞮鍪（盾櫓鞮革履鍪兜鍪）鐵幕（臂脛之衣或曰鞮是障面）革抉（以革為射決）㕧芮（㕧同瞂謂楯也芮如字謂繫楯之紛緌也）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

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于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强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鄢昆陽邵陵舞陽新鄭東有淮

頻沂黄煮棗無疎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于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于楚然横人訹王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强秦之勢以内刼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强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宫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媿之臣聞越王句踐以散

卒三千禽夫差于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于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逺矣今乃刼于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効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内刼

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綿綿不絶蔓蔓若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强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

如雖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絶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户臣竊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于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闘雞走犬六博蹹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袵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强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

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强國

之寶臣故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詔教之敬奉社稷以從蘇秦乃南之楚三日乃得見威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于玉薪貴于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地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蘇秦乃說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

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于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于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之

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志委社稷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良馬槖它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横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呑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横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强虎狼之

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强秦之威以內刼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横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兩者大王何居焉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于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于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謀

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揺揺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敬奉社稷以從于是六國合從而并力焉

國策又曰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于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于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于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大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為資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于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于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

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人臣莫難于無妒而進賢為主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為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于無妒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妒而進賢賢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妒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賤故人難之 垂沙事未詳淮南子楚兵殆于垂沙蓋史佚其事也

蘇秦之將說楚也東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虵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國策

史記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洛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于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史記蘇秦喟然歎曰使

我有雒陽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于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

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乃投從約書于秦此下史記云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非是從親裁三年耳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

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

國策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固負其衆故先使蘇秦約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于棲亦明矣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秦惠王曰敬受命 按起以

昭二十九年爲武安君自合從至是五十七年謂起
誤國策蘇秦爲趙王使于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
曰秦乃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哭問其
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
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
吾所苦夫鐵鉆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于秦而
三日不見無有爲臣爲鐵鉆者乎
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爲

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為王取之史記

蘇秦見齊王再拜而賀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而不食烏喙者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秦之少壻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彊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彊秦制其後以招

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柰何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為福因敗為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城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亦必德王此所謂棄仇讐而立厚交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十城人有惡蘇秦于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尊之示天下與小人羣也蘇秦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蘇秦

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于郊顯臣于廷今臣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今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于王者且臣之不信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以事足下可乎王曰可曰孝如曾孫義不離親一宿于外足下安能使之齊廉如伯夷汙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餓死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與女子期而不來抱柱

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于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為也非所以為人也且臣有老母于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自覆之君也僕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于君者也王曰夫忠信何罪之有對曰臣鄰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為藥酒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

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然不免于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國策

王曰善厚待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于是

蘇秦佯為得罪于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説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為燕燕易王卒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于市曰蘇秦為燕作亂于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于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蘇秦既死其事

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厲
譙周云秦兄弟五人秦最少兄代代弟厲及辟鵠並為游說之士典畧同
見凡遂亦皆學史記

尚史卷七十七